

见闻杂写

等待

旷野等待着雪落,天幕等待着星辰,空寂的院落等待着脚步,鞭炮的引线等待着点燃……

她坐在厨房迎门的灶边,灶火的温暖浸润着她几无暖意的双手。一卷门帘外,稀稀落落的树影婆娑;四围人家里,热热闹闹的笑声频频袭来——那“咚咚”声定是孩子们跳跃的簇新的皮靴,那“砰砰”声定是子女们为长辈敬酒时的觥筹相磕,那“咯咯”声定是户户人家里清亮亮暖融融的笑声……

合上褶皱干涩的眼皮,轻揉了一下眼角,不再聆听别人家的欢欣。她徐徐立起身,走到灶前,揭开锅盖,盛上几碗凉水倒下锅——好让翻滚的饺子们在打个寒颤后安心地接受漫长的水煮。

“会回来的,年初离家时说好一定回来过年的。别急,别急……”她喃喃自语。膝盖处传来一阵痛,如针刺芒戳。她轻叹了一口气,急匆匆回卧房取了膏药又急匆匆回到灶旁。她有意无意地向外探了一眼,又默默地坐回小马扎上,卷起裤脚,一层又一层厚实的裤子包裹住臃肿的腿,颜色暗红的陈旧布料遮掩着的充满皱纹的肌肤上,或大或小的老年斑密布着。她哆哆嗦嗦贴好膏药,笨拙地抚平裤腿,走到门前,平静的脸色中缓缓渗入一丝焦虑。

空空院子,暗暗的天。

从小房间那边传来稚嫩的“叽叽”声,一只毛茸茸的小鸡探出头来看她。天冷了,她不忍心让家禽受冻,全都赶进了小房间里。她向小鸡招招手,小鸡乖乖地走来,抖动着蓬松的羽毛。刚靠近她,像是感觉到了灶膛的火热,它尖叫着跳远。她含羞望着那小家伙,嗔嗔道:“多像呀。”她想起当年自己牵着怕生的儿子报名上学,儿子看见陌生的老师同学后怯懦地缩到她背后哇哇大哭的情景。谁知道呢,当年抽搭着鼻涕怕生的小家伙如今早已长大;谁知道呢,当年明眸含笑侧身保护她的她已经衰老成这副模样了。谁知道呢,年夜里,她等的人会不会回来?

眼前渐渐混沌不明,远方的路灯光像酒一样浓浓稠稠地倾泻下来,兑在因严寒而凝滞的河中,揉合成一片模糊。排排农舍的窗口上映出的橙黄色的灯火晕染出浓浓的天伦之乐。偶有家家的叫声传来,但也是见到熟悉亲友时撒欢的欢声,是欢乐的跳上溜下,是喜悦的逢迎雀跃……

失意伴着疲惫慢慢地笼罩上了等待中的她。

“奶奶!奶奶!”她浑身一激灵!这时,风尘仆仆的儿子一家闯进了狭小的院落,踏进了逼仄的小屋。她强忍着惊喜不动声色地摁着桌子的一角,缓缓立起身来,揭开了锅盖,蒸汽腾腾飘游,裹挟了她的面颊,沾湿了她的眼角。“回来得正好,没让奶奶久等!吃饺子,快快!”她有些手足无措,忙着摆碟,倒醋,斟酒。

旷野上落下了冬天的第一片雪花,院落里燃起新年的第一声炮竹……幸福在她不长的等待之后一下子变得触手可及……

入夜想起有篇读后感要写,忙掏出语文书翻看起来。节选的两段太短,被那秀丽的边城河山占了个满满当当。跃然纸上,是“俨然吵嘴时那般认真的神气”渗出的淳朴民风;映入眼帘,是那“随时可举步逃入深山的神气”透出的纯真佳人;回响耳畔,是那“哑哑如同竹管声震荡于空气”传出的悠然歌谣;浮现眼前,是那“只作为并不听到过这事一样”现出的宽厚老者。

寥寥数笔仿若信手涂鸦,一幅带着土壤馨香与碧波清新的边城景象呈现于此。仿若飘然出尘、远离喧嚣,却并非与世隔绝、不谙世事。那些嚷嚷着的浅显语句并不觉着粗俗,反倒是带着乡土气息,显得格外淳朴与爽利。仿若一则民谣,一册童话。那雾霭氤氲、薄暮岚风将一切城市里来来去去的浮华,车水马龙的喧嚣涤荡得一千二净。“边城”便如此浸淫在那清可见底的碧波中央,那遥遥传来的一曲山歌中。一时想找个词来描绘,随即又自嘲,怎可将这满篇自然之美以一言概之。若定要斗胆说一词,也就只有“世外桃源”方能妥帖表述这过分美丽而如梦境的边城了吧?

转而看向文章后头,夕阳的余晖照耀在薄云之上,仍是如此令人心驰神往。黄昏照样温柔,可赏景之人心境已变。那仿若小动物纯真的女孩儿而今怎地就哭了起来。从不会说什么人因景生情,只有当那情本就在那儿稳稳当当地立着,然后被所谓的景掀开了幕布才蹦出来。我看不够,翻箱倒柜爬上书橱,从中掏出一本老旧泛黄的小开本。曾想过从网上挑些在线

童话世界

一只鸟在二零四六年

阳光和煦,树木茂盛。我是一只名叫乐乐的小鸟,与伙伴们在郁郁葱葱的森林里无忧无虑地生活着。白天寻找虫子,嬉戏玩耍,夜晚在巢中睡觉。一天中午,一个个“怪物”驶进森林。他们砍伐树木,毁了鸟巢。他们污染了空气,天空姐姐不再绽放笑容。他们造了高楼,使我们失去了家园……我从噩梦中惊醒了。

失去森林两个星期了,我一直寻找着新的栖息地。飞过臭气熏天的海洋,飞过龟裂的大地,飞过钢筋水泥的城市,我终于找到了一棵尚未完全干枯的小树。终于看到点绿色了,我落在小树上梳理我的羽毛。

一个小孩看见了我,叫道:“快来看!一只小鸡飞到树上了!”人们纷纷赶来,里三层外三层地把我团团围住,还拿着“长枪短炮”对着我,闪光灯闪得我睁不开眼。我大声嚷嚷:“别拿着那些蠢东西对着我!”人们似乎听到了我的叫声,议论更激烈。这时,一位戴着眼镜的爷爷拄着拐杖走过来,他用他那双浑浊的眼睛仔细地打量着我,过了很长时间,用颤抖的声音说:“这是鸟!这是鸟啊……”

听了老爷爷的话,我十分诧异。只有老爷爷认识我吗?其他人都没见过鸟类吗?我的同类伙伴呢?

我多么想大声地对人类说:“当现代文明的滚滚车轮无情地碾过我们地球母亲的身躯时,你们是否看到她在流泪?是否听见她的呻吟?我们的地球母亲已经伤痕累累,把她弄得如此不堪的人类,作为她的儿女,你们可曾想过尊重她、珍惜她?”

明天,我又该飞往何处呢?

诗意年华

燕子

燕子,
你是那春天的小精灵,
你的到来,
象征着春天的来临。

你为春天带来了更多的生机,
你使绿叶更鲜艳,
你使花儿更美丽。

你翱翔在那人潮人海,
你就像个小精灵环绕在我们的身边,
唱着歌,说着笑话。

什么都阻止不了你自由的双翼,
无忧无虑地在天空中飞翔,
你那剪刀似的尾巴划过天空,
画出一个箭头,
好似在为我们指引家的方向。

而你那弱小的身躯,
也在为追寻家的温暖而来回迁徙,
甚至不惜一切代价,
只为寻找那温暖的港湾。

一曲尽离欢

——《边城》读后感

版本以睹其芳容,却想到这样的《边城》怎可用鼠标键盘赏读。不沉心静气都算是亵玩了,更何况这透过荧光屏幕的《边城》怎能与捧在手中的《边城》相提并论?

一晃三年已过。一切尘埃落定。大哥走得早,出乎所有人意料。俊朗的雄送,则是再不知所踪。那个和善而略显沧桑的老者亦撒手人寰。翠翠呢,独立夕阳,守着那一艘摆渡船,静静地等着一个许是永不会回来的人儿。这样的结局无法不令人扼腕痛惜。

这清丽的人儿是那最最无辜的。她没得选择。无父无母的身世一直是萦绕其命中的一缕哀乐。仿佛是被命中注定的一样,翠翠应了她母亲的悲剧。相依为命 16 载的爷爷于雨夜溘然长逝。情窦初开的她本应最为甜蜜的爱情以此方式草草收场。翠翠的世界很单纯,也很小。小到这些便足以填满她生活的全部。然而这一切都随一阵风过烟消云散。或许生亦何欢?翠翠是无奈的,对于何人相伴,她没得选择。

老人不放心地去了。他时常念叨着若是自己走了,孙女该怎么办。这个正直的老头子总觉得有太多没能照料着孩子,有太多欠她的没还。他总觉得翠翠父母亏欠翠翠的,得等他慢慢还清了才行。饱经沧桑的他有这样的预感,仿佛看

见了翠翠正走着她母亲的老路。天保、雄送双双离去,他再一走,真的只留下翠翠一人在这世上。翠翠只是个十来岁的孩子啊!老人是无奈的,对于自己何时离去,他没得选择。

雄送被认为愚蠢至极也好,不负责也罢。他赢了翠翠芳心,亦可有机会得整个磨坊作为嫁妆。但是他没有。他一表人才相貌堂堂,能歌善舞受人赏识。他赢了哥哥,又与翠翠两情相悦。他亦不在意贵贱,真爱便是真爱,磨坊还是渡船全无关系。

孰是孰非当真无法言表。到底说是谁的过错?到底说是谁应为这山清水秀之地渺远悲戚的黑童话负责呢?其实亦无益多言。有的时候当真是无人过错,事情发生了就是发生了。若定要归咎于什么,也只有上苍那个拙劣的恶作剧了吧。

不晓得沈从文是以何心境将这“边城”刻画而出。他没有浓墨重彩,没有刻意渲染,没有惊心动魄,没有撕心裂肺。有的只是那一抹撩人心弦的忧伤。回头再看,看到那边城山水仍是那么秀丽,只是这赏景之人心境已变。望着那晨昏薄暮,心里难免有些凄凉,然后不由得眼眶湿润了起来。回头再看,看到那江心悠扬的山歌,就是这渺远的旋律贯穿了始终。回头再看,看到那句“就是这种歌声唱出了你”,何尝不是这种无奈的歌声唱出了整个边城,整个生活?

最后谨以那沧桑老者之言献给每一位边城中人。

“怕什么,一切要来的都得来,不必怕!”

展痕处处

前不

久,爸爸妈妈带我到了丹麦,这里就是“卖火柴的小女孩”的故乡吗?我心里想。爸爸妈妈告诉我,我们到的城市叫哥本哈根。

那天早晨,我们先去了阿美林堡的王宫。走进第一个地方,里面摆着国王、王后、王子、公主们的照片、雕像,还有以前他们读的书,墙上还挂着风景画,华丽极了。接着,我被爸爸妈妈带到一个放满银子的大厅,这里有银锅,狮子样的烛台等,都很精美。接着又来到女王的书房,里面的书柜、椅子等都干净得能照见人。再走,又是一个大厅,据说这个大厅的阳台,在重要的日子国王会站在上面朝大家挥手。

中午,本来想去海对面的小吃岛,不料误打误撞进了儿童城市科技馆。里面有很多好玩的游戏,比如高空降落,“呼”的一下,我从高处直接滑下来,扑在垫子上,非常刺激。我们还玩了骑自行车,平常不会骑车的人也能骑,前轮是固定的,下面有两台果汁机,还有杯子,骑满一公里有一杯果汁,代表你消耗了这么多能量。我喝了三杯,好喝极了。

随后我们又去了玫瑰宫。玫瑰宫很漂亮,最引人注目的是皇冠。它套在一个闪闪发光的金架子上,冠上镶嵌钻石和蚕豆一样大的宝石,头顶上有一个金十字,里面有一层粉色绸布,以及金色的扇贝花纹。国王的宝座就更漂亮了,那是一把豪华的红色皮椅,旁边有一圈闪闪发光的金子,闪亮无比。

丹麦这么漂亮,皇宫这么富有,“卖火柴的小女孩”现在不知过上好日子没有?我到现在还惦记着呢!

丹麦印象

苗沛青
华师大附小一(3)班

快乐时光

岁月有痕

我家门前有一棵大树,盛夏时节,绿得像个大邮筒,我童年的美好记忆,都被它精心收藏着。或许在别人的眼里,那只是一棵普普通通的树,但在我心里,它就像是我童年的影子,一直跟在我的身后。

记得每年初春,在经历了漫漫寒冬之后,枝头冒出点点新绿,像是春天睁开了惺忪的睡眼。春风吹,春雨落,一群无忧无虑的孩子在树下跑,我总是跑得最欢的那一个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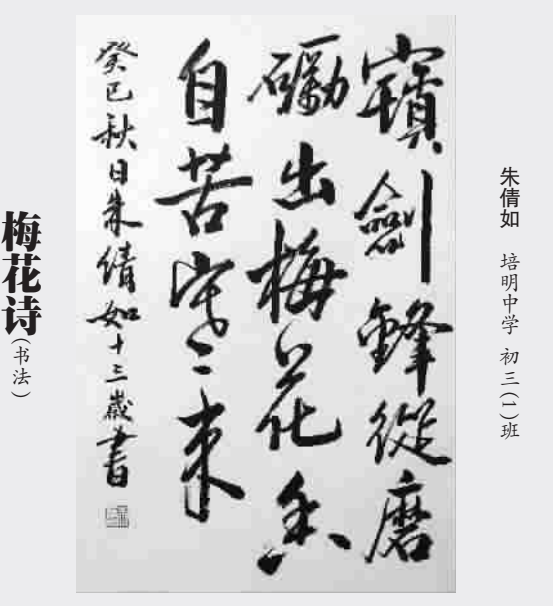
夏天,我最喜欢和小伙伴们在树荫下追逐、嬉戏,嫩绿的笑声洒了一地。更多时候,我们会一个个踩着肩膀爬上树枝,坐在蝉鸣此起彼伏的演奏声里,畅谈着一个个不着边际的梦想。阳光照在远处的草地上,照在一排排洁白的栅栏上。一缕缕阳光从树叶间漏下来,照在小伙伴们稚气未脱的脸上,也照在我的心里,那么明亮。

又是一年秋天,树上的叶子变得金黄,与阳光打成一片。一阵风吹过,金黄从枝头飘落着,旋转着、打闹着……我站在树下,仰起头,看着一只只金色的蝴蝶洒满头顶的天空,回想着过去的点点滴滴。

变了,一切都变了!

树下再也没有儿时的笑声,也早已认不出当时坐在上面聊天的那根树枝。记得有一次,我和几个顽皮的伙伴把最胆小的伙伴一个人留在了树枝上,然后像一群小猴子一样散开,躲在隐蔽的角落里,看着他一副着急的样子。当那个小伙伴死死地抱住树枝,终于忍不住在树上哭起来时,我们又乐不可支地笑着跑出来,把他解救下来。

树叶绿了又黄,不知何时,“童年”已悄悄地离我们远去了,像那些夏天里渐渐暗下去的蝉鸣声,消失得无影无踪。好想留住童年,留住从前那一幕幕难忘的场景和一阵阵欢乐的笑声,留住那些树荫下的幸福时光,留住从指缝里溜走的点点滴滴……



梅花诗 (书法)

彭之恒
松江区第七中学预备(3)班